

## 植物野獸

長樓梯，燕子築巢，再走幾步，可以看見管理室，還有中庭花園。從花園的左側樓梯走上去，北北的工作室就到了。那是一個樓中樓，一樓調香，二樓的小閣樓睡覺。沒有門鈴，誰靠近了，他們都會知道。

一張長木桌上散落著貼著標籤的棕色小瓶子，上面寫著不同的香材。三個錐形燒杯裡浸泡著不同的植物，淺綠色液體泡著新鮮苔蘚，湖水藍色泡著紫羅蘭葉，樹皮色液體泡著薄脆的咖啡色羽翅。陶燈垂降在桌子的上方，是屋子裡唯一的光源。夜裡，一人一獸在桌前。再仔細看，獸的雙眼鼻子和嘴被褐色毛髮遮蔽，一隻黑猩猩坐在椅子上，雙腳碰不著地。北北站著，她把香材滴在長條試香紙上，細細的手如花莖，在他的鼻前揮。

「安，這是五月玫瑰，沒有大馬士革玫瑰的辛辣，更多蜂蜜的甜感。」北北叫他安。安的鼻孔撐起，像風吹起的裙擺，接著發出一聲低鳴。安搖晃著桌子，表達喜歡。桌上幾個空燒杯因此掉在地上，還好北北早已在地上鋪滿揉好的報紙和泡泡紙。燒杯只碎了一個，也沒有砸到腳。

安從不會暈香，每當北北已經吸入過多揮發香材和酒精，鼻子已經麻痺時，安還可以繼續聞。辨認氣味對應的香材，是成為調香師第一步，用氣味說故事得先記憶單詞。多聞大師之作也是重要的訓練，像是關掉字幕看美劇，英文聽久了好像也會說了。浪漫情人會買個投影機，把經典電影投影在牆上。而他們今夜的氣味電影是嬌蘭，嗅聞絕版的沙漠玫瑰。

「最先出來的竟然是烏木。」北北閉著眼說。「中調就是玫瑰和廣藿香，這其實很經典呀，一花配一草。不知道這瓶香水為什麼這麼受歡迎？」北北揮著試香紙說。

北北跟安說過，越厲害的香水，就是越善用轉化的力量。譬如蛇麻草聞起來有蝦殼腥騷，但加上玫瑰，那本覺得的騷臭就會轉化成一種野生的氣泡感，性感死了。嬌蘭是老牌子，他們的香水配置多半保守，總是花香，而花本來就是香的。沙漠玫瑰裡，就沒有一點有風險的香材，像是一篇開頭特別，但整體來說四平八穩，還稍嫌無趣的文章。

安聞到喜歡的香水會手腳揮舞，唯有如此才能把他的喜悅表達清楚。有時北北會考安，要他復刻大師作品。那晚的題目是：去年 AOA 冠軍的香水，棒賽盆栽 (Bonsai)。透明感的綠意帶著禪意，香水圈為之瘋狂。那是一瓶日式庭園，紫藤花、菊花、焚香、科巴脂、柏樹.....，香調表裡最令人好奇的是鱷魚杜松，怎麼問遍世界各地蒸餾廠，也找不著這香材。但即便找到了，比例還是個謎。

安掂起腳，在鐵架前嗅聞。夜晚的調香室除了桌上懸吊的陶燈外，幾乎是全黑。只要外面一點光滲進來，就會讓嗅覺分心。北北還在轉著架子上的玻璃瓶，想看標籤上的名字，安已經抓出好幾瓶，杜松、迷迭香、樹蘭……。

「咦，香調表沒有迷迭香呀。」北北說。「也沒有樹蘭。」北北說完沒阻止安拿，她想看看他究竟會調出什麼。

安選的原料氣味都很離地，看來沒打算加上檀香讓輕盈的氣味接地，完全打破香調表裡果、花、木的邏輯。

燒杯玻璃映照出黑猩猩的臉，一對小小的淺褐色眼珠，鼻孔巨大。毛髮看起來乾燥又粗糙。安先在燒杯倒入 50ml 苔蘚酊劑，再加入樹蘭時他就失手了，整罐 10ml 倒下去。北北覺得很心疼，因為這是她前幾名昂貴的香材。撲鼻的龍眼蜜迎來，瞬間來到果園。攪拌時，那龍眼香氣已經淡去，杜松的氣味浮起，透明感的綠意襲來，金褐色的液體在光源下閃耀，帶著無雜質的純淨，像是一壺蜜香烏龍。安完美復刻了棒賽盆栽，但因為太過即興，無法寫出香水的比例。

安手腳揮舞，表達這是他喜歡的氣味，然後捶胸，肚子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。每次調完香水都會餓壞，棒賽盆栽的迷迭香更讓他開胃，安四肢貼地，爬到冰箱前，翻攪找尋生雞蛋吃。北北遏阻他，不行，要等蛋煮熟。當北北把加蛋的烏龍麵端上餐桌時，安伸出雙手往碗裡扒麵。

「吃飯要用筷子。」北北說。安握筷子很笨拙，那粗糙的大手，130cm 高的身體，很難搞定兩隻竹子削成的筷子。只要北北不注意的時候，他就會用手扒麵。

安喜歡北北身上的麝香體味，只要北北喚他，安就蹲下，鼻孔撐起，猛吸著她的氣味。他也喜歡打雷的時候，北北打哆嗦時，身上散發著的穀片香，聞起來像是胡蘿蔔。北北不在家的時候，安就會到花園吃蝸牛，在花盆旁尿尿。

北北喜歡安身上的茉莉花香，調香師都叫那叫屎。尿液裡也有叫屎，茉莉也有，微弱的叫屎撩人，太多就是尿臭。香民說叫屎是腐爛的花香，入土前呼出的最後一口香。夏夜，安和北北喜歡去採摘茉莉花，拿出銀色的鋁盤，鋪上冷油脂，把茉莉灑上去，大概等個五天就可以換花，重複大約十來次，油脂會吸飽茉莉呼出的香氣。這珍貴的茉莉香膏，用來浸泡酊劑，成為花香系香水的 DNA。

安體力很好，早上記憶香材，下午練習分類，晚上欣賞大師香水作品，空檔他喜歡吃烏龍麵配蛋，邊吃邊轉開電視看動物頻道。安學得很快，才教他香材的

分類，他就可以開始分析手邊各種氣味樣本。原子筆的硬筆墨的味道是塑膠加上苦橙。醬油的味道可以拆解成焦糖、黑雲杉和香草。雪松有木質甜香，龍涎香也有，淡淡的堅果香，跟醬油很搭。

學習調香，安簡直是天才，每天都有新的發現和領悟。但他總是不寫配方，像野獸憑感覺亂加。

北北從 19 歲開始調香，到現在也有十年經驗了，累積了不少海外粉絲。之所以海外客人多，是因為人們覺得國外的比較香，台灣人不支持台灣香，北北的鐵粉多來自歐美。一人一獸的生活靠販賣香水還過得去，香水可以換錢，錢可以換烏龍麵和雞蛋，安是這樣理解的。

「魏小姐，又要寄貨呀。」管理員王先生說。五六個箱子擋住北北的頭，她正在下樓梯。「生意很好喔！」王先生每次都這樣說，但從來不幫她搬。

下午總是要包貨寄貨，耳邊出現的都是茲拉茲拉的聲音，膠帶從卷帶上剝離，北北喜歡用瑞士刀劃斷，包完貨刀子總不自覺放在口袋。寄完貨很累，北北到中庭花園透氣，一吹口哨，安會跑下來。在北北面前蹲下，嗅聞腳踝茉莉花。散步時，幾個穿制服的國中生看著安，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。大笑後，有個國中生垂著手向前走，東抓西抓著身體。安不知道他們在模仿他，還會跟著笑。安走路時手垂得很低，再低一點雙手就會碰到地。有次散步回家，王先生指著安，說北北怎養一隻怪狗，殊不知安聽得懂，安發狂，在花園裡狂奔，撞碎所有花盆。

花莖攀折。奇香四溢。綠草擰汁。

一週後，醬油狂奔誕生。100ml，Eau de Parfum，20%的淡香精濃度。飄嗆的強勢焦糖，前中後調顛倒，氣味成塊成塊地在時間裡湧動。北北說這樣雖特別，但像是粗糙的色塊交疊，沒有深邃的灰階，太過原始，古埃及的香水製程都還比較精緻。安把醬油狂奔倒入圓形香水瓶裏，抵住燈泡，光在薄薄的玻璃表面上滑行，然後流入樹皮色的液體，時間都變得柔軟起來，直至他噴出香水。

「焦糖是點綴，你加太多了，結構支撐很重要，你這瓶像是一坨味道，香水是有前中後的。」北北念他。

1%焦糖，3%癒創木，5%黑雲杉，1%香草。類似這樣。北北示範寫配方。

「不過最重要的，還是你想表達什麼氛圍什麼故事，不能因為你喜歡烏龍麵加醬油，就調醬油香水呀。這太任性了。」北北說。安做鬼臉，粗糙的大手拉下

眼瞼，他的眼睛突出，淺褐色的一對眼睛顯得恐怖。

第二次調香，北北幫安架好環境。木桌上整整齊齊放著分類好的香材，空燒杯，浸泡好的酞劑，還有一支筆，一本筆記本。

「你要記得寫配方。」北北提醒。

安在電視機前一直跳，感覺要逃避。北北放了一首Drums of Death，那是在迦納的一首田野錄音，是葬禮的鼓聲。鼓聲一出現，安就站上椅子上捶著胸，陶燈和桌上香材開始搖晃。鼓聲加速時，安已經全身是汗，最後他發出一聲低鳴，耗盡力氣後，坐了下來，跟著拍子，寫下：

佛手柑，苔蘚，苔蘚，苔蘚，岩玫瑰，佛手柑，菸草，菸草，菸草，雪松，雪松，雪松。岩玫瑰。

看著安寫的筆記，北北好像可以知道他聽見了什麼。鼓手打鼓皮的輕快像是佛手柑，打木頭鼓框像是岩玫瑰的樹脂氣質。

安拿起燒杯，跟著他的氣味樂譜加入香材。但他無法控制力氣，苔蘚連續加三次，忽多忽少，他只能即興，只能隨機，不用規律。攪拌的時候，他把玻璃棒捏的太大力，玻璃碎在燒杯裡。安把燒杯推倒在地。香材揮發，奇香狂想，黑鬼歌唱。北北拿滴管吸取地上的香水，這瓶是進步之作。氣味不再成塊湧動，每個分子有自己游泳的速度，聞起來感覺輕鬆許多，一瓶閒散的鄉野小品。

或許明年12月，他們就可以去投AOA了。AOA是Art and Olfaction Awards，是小眾香水的奧斯卡，在美國舉辦。如果得獎了，就會從國外紅回台灣，這樣，台灣人也應該會認同他們的香水了。北北想著。

北北感到快樂時，味道像是薰衣草加上乳香，是一種柔軟又輕盈的氣息。安可以聞到她的不同情緒。憤怒時像番紅花，有著胡椒香料的沙塵感。北北的害怕是他最喜歡的氣味，是讓他肚子咕嚕的胡蘿蔔籽、穀片和土壤氣息。

香水的粉絲專頁叫做BEBE，隔天一早，發現被改成CHA BEBE。趕緊先把粉絲專頁關掉。

「到底是誰把我們改成恰北北？」北北說。安笑出虎牙。「明明是台北的北。」北北白眼翻到冥王星。「應該是那個Monica駭進我們粉專。」北北邊檢查後台的登入紀錄邊說。

「有些人就是見不得別人好。那個Monica就是台灣第一個創香水品牌的調香師呀，她的爸爸是茶農，有很多昂貴的綠茶原精，十幾年來都打著茶香水的招牌。」北北點開Monica的粉絲頁給安看。

「就是這個牌子，mademoiselle，我到現在還不太會念，馬的什麼的，香水圈叫她MM家啦。」北北說。安側頭表示不解。「算了，反正你也沒興趣。」北北說完，重創一個粉專，重新寫介紹，當作備份帳號也好。

平時寫配方外，北北還要寫香水介紹，她都覺得很煩。因為覺得若聞到了，文字何不都閉嘴。要寫介紹，就是給沒聞過的人一個引子，說好聽一點就是用文字勾引。但是關於自己的介紹，應該怎麼寫呢？

*我是調香師北北，育有一獸，小獸比我會調香。*

但是安又不是她生的，怎可以寫「育有」。「獸」雖然聳動，但是安看到一定會生氣。

*我是調香師北北，和學徒安經營香水工作室。藏家遍佈全球，除了台灣。*

這樣寫好像太靠北，學徒也有點怪，再來一次。

*Perfume by BEBE。調香師北北創立的香水品牌，正與新銳調香師安，轉化香水中的野性。*

拍板定案。去倒垃圾。

王先生從管理室探出頭來：「有住戶抱怨二樓走廊太香。」

「太香也不行喔！」北北說。氣味本來就是很強勢的東西，容易入侵別人空間。北北看著王先生，覺得他瘦瘦扁扁黑黑，又眼睛細小，很像老鼠。上次跟安走在騎樓下，還有一隻大老鼠從天而降，嚇死北北。這個吳興街的工作室，離夜市太近，一下樓就是紛雜的食物味，或許是該搬走的時候了。

但安很喜歡深夜去爬象山，北北不喜歡，因為山坡上紅通通的廟很陰，不知哪裡會竄出鬼。總在北北就寢時，安去爬象山。夜晚沒有人會笑他長得奇怪，他可以赤腳上山，任樹枝刮過身體，像是替他梳毛。

在山頂瞭望城市時，他覺得很輕鬆，不用再學習怎麼用筷子，不用試著要融入社會，更不用任北北成為他和社會的中介。如果可以，他覺得住在山上也不錯，但他又很喜歡台北老公寓外露的電線氣味，讓他想到龍眼木的營火，不只有種電線快要走火的興奮感，煙燻果香也使他開胃，餓的感覺就是活著。

每次從象山回吳興街，他會把雙手垂落至地，輕快地跑著，深夜也不會驚動誰。當跑上長樓梯，一開門，北北就翻身。

「怎麼有燒焦的味道，你剛剛還去了哪？」北北微微眯眼。安沈默，他那小小的淺褐色眼珠變得更小了。

一個月後，安調出鮮血。他發現玫瑰草尾韻有類似鮮血的腥味。

「安，你湯底用什麼呀，怎麼有種黏液感。又不太像是樹脂。」北北揮動著調香紙問，酒紅色的香液在紙上滑動。

安露出邪惡的笑，垂著手跑到陽台，拿出一個密封罐。淺褐色眼珠抵著玻璃，酒精上浮著一層黃油油的黏液，往下一看是成堆的蝸牛屍體。

「我的配劑是vegan耶，要泡苔蘚，菸草，普洱茶餅等等呀，你泡動物屍體好恐怖。」北北邊說邊看著蝸牛，轉身去找塑膠袋，吐出水水的汁。安抓起調香桌上那瓶泡著薄脆咖啡色羽翅的樹皮色配劑，表示這瓶浸泡著動物屍體。

「蟲膠喔。靠，你是說我也沒有vegan嗎？但那是我去中藥材買的，這些蝸牛是被你弄死的吧。」北北捏緊塑膠袋。

安拿著那瓶酒紅色的鮮血香水，他那沒有血色的唇瓣上蘸著蝸牛黏液。他蹲下來，朝著北北的腳踝噴。

「你幹嘛。」北北說。

鮮血香水，玫瑰草先是乾燥的草腥，然後是血，中段飄出金屬味，像是極度銳利的生綠茶。尾韻先是酸，然後是黏稠感，食人魔廚房的氛圍。

「鮮血的酸感，是要襯托出花香，像是香奈兒五號，用乙醛讓茉莉花更甜美。」北北對著燒杯說。安把玩著地上的玻璃碎片，根本沒在聽。「酸的存在，就像是生蠔要淋上檸檬那樣，可以讓鮮甜更明顯。這樣你懂了吧。」北北拍了一下安的后背。但他一轉身，竟然揮舞著玻璃碎片。北北向後退了一步，眼前的安，是一

隻成年黑猩猩，帶著攻擊性。

夜晚，安睡在床的外側，聽著他低頻的呼吸聲，北北想著，他們的關係是師徒、夥伴、家人，或只是一種馴服？要不趁他獸性爆發前，用枕頭把他悶死？還是把安關進籠子？安睡覺時只穿一件棉褲，北北真想朝他褲子口袋摸。她會找到什麼呢？也許是蝸牛殼，也許是一疊鈔票，又或許是人類的指甲，或者.....是一把刀？思緒朝向各種可能。她覺得對他還有很多不了解，不知安在哪裡出生，更沒看過他的族人。她想豎起防備的纖毛，但安是她最好的朋友，不對他敞開又要對誰。安是調香奇才，有著無與倫比的直覺，不，那是他的本能，但他永遠不用這行的規矩。

會大賣的香多是花香，可是安說花本來就是香的，又為什麼要調香？

他在氣味裡探險，不管鮮血香水有沒有市場。

安側睡，膝蓋彎曲，不時踩著空氣踢。他是在夢裡奔跑嗎？會不會在找尋他的族人呢？

北北對著他的臉呼氣，她記得書裡說，對任何東西呼氣，氣味就會升起。

飄起的氣味是香楠，有點電線走火的味道。她第一次在動物身上聞到這氣味。那是一種強烈的、雄性的氣味，讓她想逃。以前從來沒聞過安身上有這味道，是他變了嗎？

她感到眼皮不受控地下墜，腦袋來不及繼續轉就睡著了。

一早的陽光很肥，鬆軟的光落在藕色被單。北北一睜眼，安已經不在床上。下樓，看著安蹲在椅子上。他的眼神看向一個500ml錐形燒杯，裏頭是酒精，還有幾絡黑色的長髮。

「這是誰的頭髮！」北北抖了一下。

安轉頭對北北笑，露出白牙，天真爛漫，好像這頭髮是天上掉下來，他只是不小心撿到。最好是這樣。

那天晚上，北北覺得腳很癢，使勁踢了一下。發現踢到了一支尺，她開燈。腳踝刺痛，閣樓的木地板上有支黏著皮屑的鐵尺，安靠在牆上，兩隻短粗毛腿掛在樓梯上用動。

「你在幹嘛。」北北嚷，腳踝發燙。安四隻著地，對著北北的腳踝猛吸。「你刮我的皮，很痛，懂嗎？」北北說。「而且我不是跟你說過酊劑要vegan嗎？」北北擦撞著安的肩膀，大步地走下樓。OK繃還沒找到，她就被那錐形燒杯裡浸泡的東西給嚇到。

幾縷黑長頭髮（應該是安從浴室撿來的北北頭髮），幾片透著血絲的薄皮屑，兩尾蜥蜴尾巴，三個蝸牛殼，幾撮像蒲公英的白色貓毛。

調香師不評判香材，好的壞的都是力量。血腥可以轉化成野性之美，就像牛糞乾燥後有紅糖芬芳。拔開燒杯上的軟塞，頭向後仰，緊捏鼻翼。北北不想浪費第一次的嗅覺記憶，她用滴管滴到試香紙上，在空氣中揮了揮，也同時把第一秒出現的酒精趕跑，閉眼，嗅了幾下。第一個印象是野獸。即便香水圈都謠傳著嬌蘭的酊劑浸泡過靈香貓，但那也是有點粉的湯底，不像眼前這瓶的奔放。混合著血的腥、蜥蜴鱗片、蝸牛黏液、貓毛和蠶寶寶的氣味。她再次把試香紙揮了揮，把空氣吸入鼻腔，時間讓香氣走得更深沉，底是圓潤的，但又清爽，像是穿上絲綢。

她在心中閃過虛榮的想法，理想調香師出道的樣子，三十歲之前得了AOA，簽名香大賣，一年一系列作品，作品數量多又品質穩定，藏家遍佈世界，包括台灣。或許還可以變成總統外交的伴手禮，讓世界聞見小島馨香。

一早，北北用耳機聽一次Drums of death，琢磨規律和隨機的關係。安一靠近，她就把音樂暫停。

「我知道我們要怎麼分工了。」北北說。「我寫配方，調一大罐500ml的香水。你就按照你的方式即興，用你浸泡的酊劑，也調500ml。最後我們把兩罐加在一起。」北北走到調香桌前坐下。

Eau de parfum，淡香精濃度，500ml香水需要100ml的香材。她想起安身上那隱隱的炭火味，像是sauna。

20%香楠+10%松焦油+30%樺木葉+40%雪松。她寫在筆記本。

苔蘚酊劑倒入燒杯。

擠壓滴管的乳膠帽，加入香楠。

攪拌。電線走火，透紅的炭。

再加入松焦油。樹枝脫水，排出焦油。

加入樺木葉。燒杯裡看見樹皮白蠟如雪。

雪松，雪松，20ml，20ml，分兩次加。是雙腳跳入雪地那篤實的聲響。

攪拌，攪拌，不斷攪拌。

安一聞到這氣味，就不停旋轉。這是他在北北心中的味道，有點稜角，有點原始，帶著火苗連結天地。

北北站起，椅子讓給安。要他坐好，換他的即興特調。安倒入他那浸泡著蝸牛、北北的頭髮、蜥蜴尾巴、貓毛、腳踝皮屑的酊劑。他幾乎是眯著眼睛，隨手抓香材，不測量ml數，把燒杯當作潑墨畫，隨性添加。桂花加入時，香水還是透明帶微黃。天竺葵加入的時候，是淺淺的藍色。紫羅蘭葉加入時，整個燒杯變成了湖水綠色，氣味很濕，像是暗藍綠色深湖跳出一隻青蛙。燒杯裡的花，各自聚錯，又各自別轉。安目不轉睛。最後升起一股病態的綠色蒸氣，像火山洩氣。

北北拿出一公升的錐形燒杯，把這兩個燒杯加在一起。

調完香的光線濃稠，像痰。恐怖代謝後是怪美。調香桌上投影出的氣味畫面如此具體。野獸般在深林裡狂奔，身子掃過灌木叢，沾染了桂花和露珠，他擠碎了很多植物，綠草揉擰過的氣味鮮甜又帶血。天色未亮，野獸、植物和露珠滾動在一起，那樣的混沌，如盤古開天之際。

北北好像記起來為何成為調香師了。是那份我偏不。偏偏客人可以隨著商業浪潮買著香奈兒、Jo malone、Dior的香水，但就是有個人偏不，偏不要一進到捷運就聞到漫天女人都同個英國梨和小蒼蘭，偏不要一脫衣服就要唱著I only wear Chanel No. 5，偏不要一樣，要怪美，要奇幻，要全世界僅有一瓶的獨特盛放。因為那才是簽名香的真諦。

正因如此，北北在這氣味的世界裡活了下來。她可以做自己，她再怪也不會被討厭，反而被國際追捧，說她是亞洲niche perfume的代表。北北，無論是恰北北的北，還是台北的北，香水圈的人都知道她。

安也是這樣怪，她才可以待他如人，他不僅是黑猩猩而已，更是調香天才，浸泡動物屍體的大師。雖然最近他讓她感到害怕，但又何妨呢？他們已找到一起工作的方式，這樣就夠了。

整個工作室被植物野獸的煙霧給籠罩著，他們把漏斗架在隨身香水瓶嘴，倒入香水，旋緊噴頭，準備帶到通風的地方嗅吸。安出門都不喜歡穿鞋子，北北說你至少要穿個厚襪子，跌倒的時候才不會插到釘子。但現在他們都不想管了，只想穿上植物野獸，去森林狂奔。久不見陽光，陽光像鞭炮嘩嘩剝剝炸裂。手拿著香水對空氣噴，一下樓梯，管理員又繼續問：「魏小姐，又有住戶反應二樓走

廊都是……」「太香嗎？」北北燦笑。「安調的。」北北朝管理員臉上噴。

跑。跑過無數巷口，這是頭一次北北和安在白天走往象山的方向。管他的指指點點，管他的路人手機二十連拍，管他們的垂手模仿，管他們的尖叫，剛調完香的他們只感覺自由。

入口處，北北對著高處的階梯噴灑香水，向前幾步就會走進香水雨中。北北彷彿前方有人領著她，一大步優雅向前。安像個久沒散步的小獸，快步地走上去。雨，不，香水分子，就這樣落在他們的頭髮、肩膀和身體的每一處。安乾燥的毛髮泛著水珠，淺褐色的眼珠因太陽的照射如紡錘，他興奮奔跑，以一隻成年黑猩猩的樣子。

汗水和植物野獸的混音迷人，前調的桂花、天竺葵散去後，身體上留著的是雪松和香楠的氣息。像是走進雪松木搭建的sauna小屋，清水澆淋，木炭嘶嘶，汗水甦醒。細聞，有股柔細清晰的青草香，屋外的野獸在叢林中奔跑，擦撞的植物擠出汁液，在皮膚上滑行。他們一起跑，這瓶植物野獸讓他們興奮，像是個酣暢的導管，連結著安的野和北北的詩意。北北總是擅長用氣味經營意象，讓人穿上她的香水，就能置身在遠方的情境中，還能反覆觸摸那空間的氣味纖毛，甚至有光影和音樂。而安身上的野氣是滾動的，無法只是置身在某個遠方的風景，氣味像海浪一波波席捲。植物野獸融合了他們兩個的長處，也讓人獸的邊界消融。

樹和樹之間漫著金光。快樂的時候，爬坡一點都不喘。快到山頭的時候，安好像不見了。他會不會跌倒了？或者是找到回家的道路？每次調完香安都會很餓，或許他跑回家煮烏龍麵加蛋吃了？北北有許多念頭閃過。

北北找了一顆石頭坐下。看著101還有在天上快速飄動的雲。她想著那個試圖想把安悶死的晚上，安是否讀到她的意念呢？不，不會是讀，他總是能嗅聞到她心中的想法或是情緒。難道是這樣，隔天他才用鐵尺刮她的腳踝準備做成劑劑？或許，安早就恨她成為他和世界的中介，可是安不想，不想用任何一個人的標準來理解世界。而他無法脫離，但又不想回家。關於家，安總是不說，更別提他的黑猩猩家人，每當北北不把他當成同類，他就會狂吼。

但植物野獸是所有作品的高峰呀。他們得繼續為了藝術合作和犧牲，哪怕是恨，也要轉化，這是氣味教導他們的道理。

她聞到了濃烈香楠，電線走火的氣味，聞到就該逃。但這是植物野獸的前味呀，是那個晚上在安身上聞到的味道，屬於危險屬於野性屬於男人。身上的香水已經走到後味的青草了，但怎麼又回到中調的香楠？或許是這瓶獨特的表現，前

中後恣意倒敘，是嗎？記得植物野獸，香楠只佔5%的香材濃度，會像現在這樣撲天都是嗎？北北感覺到熱氣從背後襲來。

一轉頭，安從樹叢裡鑽出，四肢著地，眼神裡帶著成年黑猩猩的銳利。他低沈嘶吼，潔白的牙齒在陽光下如磨好的刀，北北覺得這不是安，這只是一隻發瘋的野獸。安躍起，北北後退，但安仍成功咬住她的腳踝，北北抽出藏在靴子裡的瑞士刀，朝他的脖子刺去。

鮮血湧出，安倒地，玫瑰草的尾韻浮起，是曾經安調過的鮮血香水氣息。他那毛茸茸的手仍握著她的腳踝，似乎想朝麝香再一釐米的靠近。溫熱的安，身上散發出龍捲風般的狂野體香，北北站在中心，這是她從未聞過的氣息。

她因迷惑而瞪大眼睛，確定眼前嗅聞的是安。時間因為被氣味撩撥而暫時停止，她聞著安生命最後的香氣。褐色眼珠是龍眼木，毛髮的油脂是堅果油，腋下的汗水像海風，關節處有蛇麻草的氣泡腥騷，腳掌是紅土混合著茉莉。她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親密，第一次這樣被安充滿，捨不得體香有任何散逸。但當氣味淡去，她發慌，想著心中的天才調香師，不能就這麼死去。北北把安背起，下山時已天黑，七月是茉莉的季節，空氣灑滿花的體香。本來他們說好，夏天要一起去採摘茉莉，把花鋪在塗抹冷豬油的盤子上，讓花在沈睡中慢慢死去。換花，撒花，重複十幾次，直至油脂吸飽香氣。

回到工作室，把安平躺在鐵盤上，用豬油裹住他身上的野蠻香氣。沒有人會知道，植物野獸香水，最後1%的秘密。

那年，北北的植物野獸和Monica調的東方美人，都入圍了AOA決選。她們一起飛往邁阿密，Monica還澄清粉專被駭事件不是她搞的鬼，還願意贈送一公升的烏龍茶原精來彌補誤會。北北想著她真是個綠茶婊。

主持人宣布冠軍時，Monica抓著北北的手腕，默默念著東方美人東方美人。但最後得獎的是植物野獸，北北站起時全身發抖。當掌聲漸弱，主持人朗誦評審的讚美：植物野獸體現了香水活在時間裡。出生帶著花香祝福，青春小獸從燃燒的森林中跑出，擦撞的植物在皮膚上滑行，擰出了青草汁液，老年仍充滿頑皮綠意。前中後調，豐富、均衡又帶著新意。冠軍要上台發表感言，北北完全沒有準備，她只是一直說謝謝，謝謝，謝謝。

得AOA，了卻北北被世界看見的心願。但她再也沒有新的作品，只是每天看著浸泡安的酞劑一點一滴少去，生怕會永遠失去這樣的狂野香氣。夜晚，她會爬上象山，頻頻回頭，期待黑暗中出現一雙黑猩猩的眼眸。北北的身上，總有著白

花和一些不明所以的香氣，她知道那不是茉莉，是在碎花盆旁的黑猩猩尿液，帶點濕潤蝸牛的氣息。